

# 欲望之路

王大进 ● 著

世界的条条道路，  
其中一条跟随你的，  
权力就在大地的所有记号上。  
——圣·奥古斯丁

《当代》书丛

馆

→ 当代文学

# 欲望之路

王大进◎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欲望之路/王大进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4 重印

ISBN 7-02-003355-5

《当代》书丛

I. 欲…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460 号

责任编辑:脚 印 洪 清 波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常 虹

责任印制:李 博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房山先锋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391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7 插页 3

2001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4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数 20001-50000

定价 26.00 元



# 卷 一



# 第一章

1 1986年的那个夏天，与往年的夏天相比，事实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对于南方大学机械动力系的学生邓一群来说，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这是决定他命运的一年，也是从此决定他人生走向的一年。

他快毕业了，但未来如何他心里还没有底。他到了人生当中又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口。就在他于这个地处南方著名的高校读书的四年里，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变化。这种变化看上去也许并不明显，尤其是思想理论界还有不停的争论，然而正是这种不明显，决定了它的多变和莫测。整个中国社会都在国门的渐开中，小心地摸索着前进。一切都具有不可预料性，谁也不知道它将来会是一副什么样子。新的旧的，好的坏的，保守落后与先锋进步等等矛盾相互纠缠，冲突、碰撞，各种势力在交锋，明争暗斗。而巨大的社会就在这各种矛盾的冲突与交锋中向前推进，虽然有些缓慢，但它的确在朝前运动。让邓一群感觉到的，一方面是校园里的平静安宁，一方面却是外面的多端变化。这是一个全然不同的，存在巨大矛盾与极差的社会的两个方面，就像一枚钱币的正反面。所有这些都像邓一群这样的一个年轻学生来说，要他一下子跨入进去，并且马上适应



它,的确是比较困难的。它对他(们)是严峻的。

四年前当邓一群考取这所大学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自己的命运发生了怎样重大的变化:他获得了人生中通向另一个阶级(干部阶级)的通行证。从此,他走上了一条前程光明的坦途。他已经获得了和自己过去的出身挥手告别的权力。他是贫穷落后乡村里的一名佼佼者。就像村里的那些老人说的,他出人头地了。他跃入了龙门。他已经从一个农民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将拥有高等学历的国家干部。但是,他没有想到,他获得的仅仅是人生当中的第一张通行证。他面临的東西还很多。现在,他即将毕业,而面前的这条路怎么走,让他再次感受到阶级出身的悲哀。

那个夏天,彻底地改变了邓一群的人生轨迹,这是他自己事先一点也不曾想到的。在那个夏天里,他没有像别的同学那样,拿到派遣证就急急匆匆地往回赶。因为他没有那种行将踏入社会的欣喜。相反,他内心里充满了一种悲哀。他想,反正等待他的结果只会是一种,所以,他宁愿在校园里多泡一泡。四年的学校生活让他产生了很多厌恶情绪,但在临离开的时候,心里又产生了一种眷念——单纯的学生生活马上就要结束了,作为所谓骄子的生涯不再。它虽然刻板,但却美好。这种眷念应该是毕业几年以后才会有的,但它提早产生了。

他认为这不是一种好的眷念。

2 在那个夏天的校园里,邓一群满腹的心事,他很不痛快。他高兴不起来。与他的愿望相比,他内心里感到一种强烈的失落。



邓一群一直是个用功的好学生。四年的大学生活，在校方，他担任过学校的宣传干部、校报的特约通讯员；在民间，他是同乡联谊会的副秘书长。他的表现得到一些老师的积极认同，特别是班主任，看中了他表现的那分诚恳，积极推荐他，校方甚至有意考虑让他将来留校。但随着毕业日子的临近，美梦被击破了——留校的名额极少，已经内定了，而内定的名单里没有他。

他将面临着被分配回到老家的县里去。他当然并不介意被分回到老家去，如果要有一个理想的岗位的话也是不错的。他想：以自己的表现，进机关应当是不成问题的，学校也许是因为当初有过让他留校的念头，所以，对他的评语写得很好。但是，事情的结果与自己的愿望大相径庭，他感觉仿佛突然被人浇了一头凉水。

在四月份县人事局召开的会议上，他已被初步确定分配在县里的农业机械厂。那次参加会议的本县毕业生竟然多达六七十人，他们大部分是县城里出身的，而且毕业于县中，男男女女，意气风发。他在那群人里很不起眼，四年的大学生活，他还保持着一个农村出身的学生的样子，蓝色的学生衣着，黑瘦的脸，戴一副价值低廉的老式黑框眼镜。他性格是本分老实的，甚至还有点胆怯——对一切有权势有力量的东西保持一种敬畏。这是他从父母身上遗传来的。

邓一群所学应该说是冷门的专业——金属机械热处理。但在当前社会分工还很粗杂的情况下，这样的专业就显得无关紧要了。兽医学专业也可以从事文秘、档案什么的。热处理专业也可以做一名税务或检察干部。当初考大学时，他根本没有好好想过专业这个问题，只要能考进去，哪怕是个中等专业学校，他也是喜欢的。所以，填志愿时他只是听从了老师的意见。老



师的话总是对的。考进学校就不必再像哥哥姐姐们一样当农民了,就能登记上城市户口,就能吃上国家供应的粮食。

在那次会议上,意向里有不少毕业生将进入县委、政府及各  
个直属局,很少有进企业的。而且,事实上有几个将分配在市  
里。八十年代中期的大学生还是比较紧俏的。邓一群也想进机  
关。县里面有农业机械局,邓一群想如果进不了县政府或县委  
机关,进政府直属的机械局也很好,但会上那个姓朱的胖局长却  
和蔼地对他说,下面有个机械厂缺少他这样的人才(一机厂或二  
机厂随他挑选),而他这样的年轻人应该先到下面去锻炼,将来  
肯定是能大有作为的。那话里虚假的温度让他感到特别的心  
寒。他知道,事情的实质并不取决于他是一个什么“人才”,而  
是他没有任何后台和背景。

他家里的人对他的分配并不抱奢望。家里人正为他能分回  
县里工作而感到高兴呢。乡亲们看他的眼神都是很羡慕的。在  
那个村里几十年才出了他这么一位大学生。邓家祖辈都是农  
民,现在却终于有了他这么一位吃国家商品粮的,怎么能不让家  
里人感到骄傲呢?邓一群感到自己和家人的隔膜,他们不会理  
解的。他的烦恼他们永远也不能理解,因为他们是农民,没有接  
受过好的文化教育。“人生识字糊涂始”,而他们是没有这种糊  
涂的感叹的。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差别和距离,他想。

回到村里的那个晚上,一家人围坐在哥哥家的那张圆桌上,  
面对着一盏油灯,大家都有点兴奋地讨论邓一群回来的问题(除  
了他本人)。他们企盼他回来,因为他是全家人的一张王牌。他  
就是家里人的一张光荣而巨大的脸面。他是全家人精神上的强  
大支柱。

尽管作为一个青年学生的邓一群当时的见识和阅历是有限的,  
但是他仍然强烈地感受到故乡(四年的大学生活,他已经从

心里把这里称作故乡,而不是家乡)与外面世界的巨大反差。这里差不多是苏北大平原上最贫困的地方,偏僻、落后,几十年面貌不变。这里的老百姓,浑沌愚昧,不知天高地厚,有时相当自卑,有时又妄自尊大。年轻的邓一群不想再回到这个地方来,如果能分配到县政府机关,他当然非常高兴,但分配到一个小小的企业,他在情感上却是不能接受的。既然别人能分到机关,为什么他不能够呢?虽然他没有后台,但他认为自己在本质上同别的同学是一样的,他不能不比较。

村子里静得很,连一声狗叫也听不到。一轮月亮静静地、清冷地挂在屋外的天空上。屋里则是另一种气氛,热烈而温暖。他毕业回来,家里人的腰杆就自觉硬了一些。

“我中午看到了村长,喝了酒,脸红红的,就像一张熏烧猪屁股。过去他架子大得像天哩,可这回不知触着什么筋了,冲我点头一笑,可我没理他。”大姐姐邓玉梅说。

“三哥回来后,村里的那些大户人家就再也不敢那么嚣张地欺负我们了。”小妹也很高兴。

嫂子刘正菊说:“村长家的那个大闺女周小红,现在是村里的小学教师了。”她内心里希望她这个家里惟一有出息的小叔子分配回来,哪怕分配到乡里,再娶个村干部的女儿才好呢。那样,他们这一家就有了很好的靠山了。大哥邓一彬从鼻子里哼一声,说:“什么小学教师,不过是个代课的罢了。”刘正菊不服气了,说:“代课怎么了?代着代着就能转正了,我伯父家媳妇的二表亲家的小子过去也是代课教师,人家现在已经转正了,一个月拿好几百块钱。”大哥说:“他村长能当一辈子?”

邓一群的妈妈说:“那个闺女我见过呢,一群,她初中和你同学么,有一回我上街看见了她,她对我客气得不得了,一个劲地问你现在怎么样,谈了女朋友没有。”二哥邓一明说:“你看那



个丫头胖得不得了，疯得不像样子，穿的那个叫什么健美裤，屁股沟看得一清二楚的，我看她不是好东西。”邓一群听得就在心里笑了，知道他二哥邓一明在心里对村里所有的年轻姑娘都怀有一种莫名的轻蔑。大嫂刘正菊正在一边切猪草，抬起头，用力甩了一下头发，用刀拍着砧板，用教训的口气对邓一明说：“哼，人家不是好东西，就你是好东西？人家不是好东西也不会正眼瞧你一眼。”

刘正菊从心里瞧不起她的小叔子，整天晃荡晃荡的，二十好几的人了，没有个正经相，村里没有姑娘愿意嫁给他。说是说过好几个，可都是人家姑娘不愿意。他也涎着脸，求她在她的娘家给他找姑娘，她愣是没理他。她不想让她的娘家人笑话。有几次她娘家来过几个姑娘，到这里想找季节工做，他打眼看上了，就赖在她家里不走，泡着，可她就是故意不理他。现在邓一明说这样的话，她就怀疑他是故意这样说，他对她心里有恨。她的妹妹到她家来，也穿过那种健美裤。她妹妹也有二十岁了，高中毕业了在家里没事干，又不想劳动，整天想着到城里去打工，可城里哪里需要她们呢？她就想着在不远的街上开一家烫发店。刘正菊也看不惯妹妹的那种裤子，那样的裤子跟光屁股有什么两样？要是她，打死了也不穿。这样的姑娘只会好吃懒做。但她是她的妹妹，她不能说。丫头长得倒是很漂亮，但就是因为漂亮，才让她这个做姐姐的不能放心。前一年夏天，丫头在家里和父母吵翻了，就到她家里来，什么活也不帮她干，整天在家里看杂志（她在心里说，过去在学校里学习不用功，现在倒认起真来了），要不就是到村口的小店去买零食吃。她有时看见自己的男人看他的小姨子眼神都有点不正常了，心里不由地担心起来，就把妹妹撵了回去。她知道，是凡男人都是馋猫，总想偷点腥吃。只是她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男人，永远是吃着碗里的，

还要想着锅里的。有了老婆,还要想着小姨子。自己嘴里嚼着的肉,永远不及别人嘴里的香。

邓一群知道自己对家人意义的重要。全家人都把他看作是改变命运的福星。在这个村子里,九成人家姓陈。陈是大姓,然后依次是朱、廖、江、刘。姓邓的只有他们一家,势单力薄。没有在农村生活过的人是不知道家族的力量。邓一群清楚得很。但他如果不能分配在政府部门,而只是分配在什么机械厂,那么他对这个家庭有什么庇护作用呢?没有。

就在那次毕业生会议上,有一个女生引起了邓一群的注意。在发言的时候,他听到她介绍自己是师大的。南方师大跟他所在的南方大学靠得很近,只有两站路。假若从城市上面俯视,它们就像是紧挨在一起的两个绿色花园。平时这两个学校的学生经常走动,还有跨校恋爱的。邓一群过去也随别的同学去过师大,举办过同乡联欢会,但仿佛从没见过她。她学的是中文。她的发言颇受人事局的领导注意,因为她很会表达,说了很多“官话”,这显然不仅是由于她学的是中文,而是由于她的出身。后来邓一群的这种推测得到了验证。与她相比,邓一群几乎没说什么,只是窘迫地简单介绍了自己的名字与所学专业,然后就是表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服从组织上的分配”,都是现成的套话。当然毕业生们除了讲这些陈词滥调,也确实没有更多的话要说。分配上的事情事实上并不由得自己。不少学生家里都有一些或多或少的社会关系和后台,而邓一群什么也没有,所以他注定不会有好单位接受。他不能抱怨什么。他的妈妈是个老实的农村妇女,现在,满头白发,牙齿也都快要掉光了。他的大哥老实巴交,除了在家里能对嫂子发点火,在大场面上连一句整齐的话都不会说。找遍所有的亲戚,也没有一个有用之人。这样,他能指望自己会分配到什么好工作?



那种表态让邓一群感到一种深刻的痛苦——他明明没有那颗红心，没有两种准备，但他还必须这样说。组织是一种什么东西？就是你心里明明不愿意，但它却逼你笑着对它讨好。这是邓一群第一次领教组织的严酷。当然，后来他也感觉到它的甜蜜。

那个女生事实上不仅吸引了邓一群的目光，也吸引了所有在场的男生的目光。参加会议的不到二十个女生，但她是其中最漂亮的。她叫陈小青。邓一群在心里就记住了这个名字。

她可以分配到好工作，而他却不能。他不能，不仅仅是因为他所学的专业不吃香，而是他没有一个好父亲。他的父亲当了一辈子农民，最后早早就去世了。去世的时候才五十岁。四十六岁那年得了肺炎，在没有得到彻底根治后还继续在地里劳动。那时候家里一下子分到了十多亩地。父亲就领着哥哥姐姐们没日没夜地干。他心里有着这样的壮志：要给三个儿子每人盖上一幢房子娶亲。但事实上他却只给大儿子盖了一幢，然后全家掉进了债窝——为了给他治病，家里四处举债。但他最后还是死了。他死的时候，邓一群才上大一。事实上，邓一群直到后来才知道，他父亲的死并不完全是因为累，而是因为丈量土地面积时和生产队长发生了争执，并且打了起来。那个生产队长短了他家二分地。二分地能打多少粮食啊。然而事情的结果却是派出所关了他父亲两天，回来后他父亲就病倒了，而这一次一病倒就再也没有起来。

会议结束的那个晚上，很多同学都回家去了，但也有一些留下来的，留下来的人，差不多都是因为家在乡下。邓一群没有走（他家离县城太远了）。他们都住在县政府对面的河岸边一家旅馆里。那家旅馆叫“红旗旅馆”。

县城的傍晚非常宁静。西天一片彤红的火烧云，把不大的县城所有的建筑，都镀上了一层浅浅的金黄。邓一群对红旗旅馆是熟悉的，它就坐落在县城中心位置的红旗桥左侧。红旗旅馆还是几年前的那种老样子，二楼三楼是旅馆，楼下是浴室。当年邓一群从乡里中学赶到县里参加高考，也是住在这家旅馆里。客房很小，而每间房里都有三四张铺，几只破旧的脚盆和一只水桶，惟一的木桌上有一台上海产的黑白电视机，天线断了，用一根粗铁丝代替，根本看不清节目，只看到一片纷乱的黑白雪花，听到一片很响的杂音。公共浴室、公共卫生间（他心里把它叫“厕所”）。邓一群记得他当年住的是305房，2号床。后来同住的四个考生里只有他考上了大学。事情就是这样的巧，这次他住的仍然是305房。三楼住的人很少，大部分都被先安排进了二楼。开票的那个妇女比过去老了一些。邓一群记得她好像姓张。当年他高考住在这里的时候，她很不客气。高考结束时，邓一群不慎把房间的一只脸盆打破了——本来那只脸盆就已经坏了。她就非要他赔三块钱，而当时他身上只剩下回家的一块钱车钱了。他心里颤颤的，一直叫她阿姨，可她一点也不为所动，脸冷若冰霜。邓一群的眼泪就掉了下来。他身上实在拿不出钱来。父亲躺在家里连吃药的钱都没有。他临来考试的时候，班主任给了他五块钱。他在心里跪着给赵老师磕了一个头，心里说：“赵老师，我永远也忘记不掉你，你是我的恩人。如果我将来考上大学，一定好好报答你。”（多年以后，邓一群当然不复记起）后来，楼层的服务员来了。楼层服务员是个年轻姑娘，看她那样子，年龄与邓一群相仿，但她的举止作派已经显得很成人了。她看出了他的窘迫，就说：“那你留下你的准考证号码，什么学校，过些天再再来。我们这也是制度。”邓一群很感激她为他解了围，而且最后谈妥他只要赔一块钱就行了。整个暑假，邓一群心



里一直惦念着这件事,但直到接到了南方大学的录取通知,才来还钱。他那天穿了一身新衣服,头发也梳得整齐,兴冲冲地来到了红旗旅馆,在登记处,他把钱递给了那位张阿姨,而她却用疑惑的眼神看着他。他说:“我是那个考生啊,打破了你们这里的一只盆子,我现在赔钱来了。”她神情一下恍然了,说:“噢,噢。你考上了没有啊?”邓一群喜滋滋地说:“我刚收到录取通知书,南方大学。”她就做出佩服的表情。南方大学是这个省最著名的学府了,普通老百姓也都知道。他那时候真是很得意的。他甚至还去看了那位年轻的女服务员,那天晚上她值班。邓一群买了几斤水果,她很高兴他能记得她。生活一下子掉了个,完全不同了。他当时心里就是这种感觉。他们两个在值班室里聊天。邓一群向她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她对邓一群则说得不多,只是希望他到省城的大学里有机会给她写信,不要忘了她这个朋友,并说如果她有机会到省城去,她一定会去大学里看他。他说他就像她的弟弟一样。当时的情景给邓一群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室内的灯光很明亮,他看见她的脸白白的,是属于那种城里的姑娘的脸,头发梳得很整齐,油光水亮,在电灯光下泛着黑光。她身上有一种香味。邓一群心想:我将来就可以娶这样的城里姑娘。我已经考上了大学,我不再是农民了。我有了娶城里姑娘的权利。那时候他甚至心里有了冲动,如果她同意,他可以同她建立恋爱关系。这是邓一群的第一次爱情萌动。他们那天谈了很长时间,后来来了一个男青年。他一来就用一种不信任的眼光看着邓一群。邓一群从那个男青年的举止,判断出他是这个年轻姑娘的男朋友。后来他知道,这个男青年是县化肥厂的工人,两个人恋爱已经有两年多了。邓一群知道了,在情感上居然就感受到了一点小小的挫折。这使他自己后来想起来都觉得有点可笑。这个晚上,他再次登了记,一位女服务员给他开了房门。他



问,林涓涓怎么没来。她说林涓涓是晚上七点的班。林涓涓就是当年的那个女服务员。房间里没有其他人,这时候正是淡季。他在床上躺了一会,然后就走到了走廊上。正是黄昏,小县城笼罩在一层薄薄的暮色里。站在三层楼上,就可以俯视县城的全貌。面前正对的是一条小河,它虽小却把这县城划为两片。南面的一半是县城最繁荣地区,有一条主干道,叫朝阳大街,两边分列着一些房子,大约有四五幢两层的楼房,那是商场和法院、税务大楼,其余的都是居民房,一色的灰檐粉墙,看上去很灰旧古老。他记得高考的时候是他第一次到县城来,对县城的这一切羡慕得不行。那时候他最大的目标就是能做一个县城人。县城与他所在的村里相比,太繁华了。现在,他实现了自己的目标。通过自己的努力,他考上了大学,不仅可以做一个城里人,而且还是一位国家干部。让他遗憾的只是他这次可能分配的去向不理想。

他听到了门响。原来 306 房也住了人,而且是一位女生。她让他眼睛一亮。她长得不错,身材很好,有股青春的活力,眉眼也很漂亮。她也看见了他,回他一个浅浅的笑。他在会上看到过她,她和那个叫陈小青的坐在一起。她主动地问:“你是南方大学的吧?”他问:“你呢?”她说:“我是南师的。”“陈小青和你在一个学校么?”他说。她冷冷地说:“我们是一个系的。”他就关切地问:“那么你分在哪里呢,定下没有?”她说:“我能分到哪里去呢?可能会分在县中教书吧。”“那也不错啊。”邓一群这样说,但他心里清楚这样说很虚伪。师范学校出来,教书是名正言顺的事情。她笑了,问:“那你定下了没有啊?”“啊……还没有,我、我也不知道。”他说。邓一群自己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说,也许只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心虚吧。

那个女生和他出身是一样的,从她身上的衣着就可以看得